

岁月里的匠心

■ 周淮右（安徽）

我向来喜欢看人做活计。尤其那些工匠们，手指翻飞间，便生出无穷的妙处。他们不太说话，只埋头做事，比那些夸夸其谈的人更令我欣赏。

记得小时候巷口有个修鞋的老张。他的铺子极小，只容得下一把矮凳、一只木箱。老张的手指粗短，指甲缝里嵌着黑黢黢的鞋油，却灵活得很。我常蹲在旁边看他补鞋，只见他捏着锥子在鞋底上“眯溜”一钻，麻线便跟着针眼游过去，像一条听话的小蛇。鞋底上排出一列整齐的线脚，竟比机器轧的还要匀称。有人问他为何不用机器，他咧开缺了门牙的嘴笑：“机器哪有手晓得鞋子的脾气？”后来巷子拆迁，老张不知去向，只留下我记忆里

■ 许海利（山东）

吃过晚饭，我踱步至小区广场遛弯。刚踏上单元楼，远远便望见广场上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。走近一瞧，人群之中，一位老人正稳稳地坐在长凳之上，手中菜刀在磨刀石上来回游走，“嗤嗤”之声不绝于耳。刀刃原本的卷口在磨砺下渐渐恢复锋利。眼前这熟悉的一幕，瞬间如同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童年记忆的大门。

“磨刀子嘞，戗菜刀！”这拐着弯、拖着长长尾音的吆喝，曾无数次在我童年的街巷中回响，是那段时光里最熟悉不过的旋律。在物资匮乏的往昔，家中的菜刀、剪刀一旦用钝，生锈，从不会轻易丢弃，而是想着磨一磨，让它们继续“服役”。每年，我家的菜刀和剪刀总要经历好几次这样的“磨砺重生”，也正因此，磨刀匠的身影在我脑海中刻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记。

磨刀匠多是五六十岁的老人，总是肩头

那一排排麻线走过的痕迹。

中学时迷上了篆刻，便常去县文化馆看周师傅刻章。周师傅是个瘦高个儿，总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。他刻章时极安静，连呼吸都放得轻缓，仿佛怕惊动了石头里的魂灵。我见他刻一方寿山石，先用毛笔在石面上勾出反字，然后以刀代笔，在石上“沙沙”地走。石屑簌簌落下，像下着一场小雪。最奇的是他刻到“心”字的弯钩处，忽然停刀，对着阳光眯眼看了半晌，竟拿起砂纸将刻好的部分磨平重来。后来那方印被博物馆收藏了，周师傅却只说：“石头里睡着字，我只不过把它唤醒了。”

工作后，我认识了做漆器的马师傅。他的作坊在城郊，满屋子飘着大漆的苦香。马师傅做漆器要经过几十道工序，光是一层漆

就要晾七天。我看他给一个捧盒上漆，用头发丝那么细的笔描金线，手腕悬空三小时不见丝毫颤抖。有一回他正在给漆器打磨，忽然停电了。黑暗中只听“沙——沙——”的声响持续着，原来他借着窗外微光仍在打磨。他说：“漆器这东西，差一口气都不行。”后来那捧盒被国外友人高价买走，马师傅却心疼起来：“该留着着的，最后一道漆还没醒透呢。”

去年在乡下，我遇见了一个编竹器的老人。他坐在老槐树下，脚边堆着青黄的竹篾。老人耳朵背了，问三句答一句，手上却不停歇。只见他十指翻飞，竹篾在指间跳跃，渐渐显出篮子的雏形。最叫我惊叹的是收口时，他用牙咬住一根竹篾，两手飞快地穿梭，眨眼工夫就编出一朵六瓣花来。我夸他手艺好，他摆摆手：“这算什么，我爹那才叫好手

艺，能编出会叫的蝈蝈笼子。”问他可有人学艺，老人摇摇头：“年轻人嫌这个来钱慢。”夕阳照在他手上，那些褐色的老茧像极了竹节上的疤。

这些工匠，如今生活中越来越难见到了。他们做活计时那种专注，仿佛整个人都化在了手艺里。我常想，所谓工匠精神，大约就是老张懂得鞋子的脾气，周师傅看得见石头里的字，马师傅知道漆要醒透，老篾匠记得每根竹篾的韧性。他们与手中的物件对话，用岁月熬出一样样活计，不慌不忙，不欺不诈。

还好，这两年，短视频里突然多了很多真正的手艺人，有的甚至为了拍一个视频花费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。我想，工匠精神还是会永远传承下去的，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。

远去的磨刀匠

上，伸出那双手布满老茧、粗糙有力的大手，轻轻捏起菜刀的刀背，让刀刃稳稳地贴合在磨石上，开始来回移动。他的动作娴熟而富有韵律，每一下推动都带着恰到好处力度。磨石上，便停下手下动作，拿起刀，眯着眼细细查看刀刃，还用手指轻轻摩挲，感受锋利程度，而后又接着磨。大约三五分钟后，磨刀匠再次用手指在刀刃上轻轻刮过，随即眯起眼，迎着光审视刀锋。他的一招一式，伴随着那“嗤嗤”之声，仿佛是一场独特的表演，不多时，一把原本锈迹斑斑、钝口难用的菜刀，就变得锋利雪亮，寒光闪闪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匆匆流逝。随着时代飞速发展，新兴行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，那些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老行当，却在时代的浪潮中逐渐被消磨。如今，各式各样的刀

具琳琅满目，且大多采用不锈钢材质，不仅轻便干净，还结实耐用。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转变，刀具一旦损坏，往往直接选择丢弃、换新。即便偶尔需要磨刀，小巧便捷的家用磨刀器也应运而生，只需简单操作，来回几下，刀刃便能重新锋利，使用起来极为方便。当机械逐渐取代人工，曾经活跃在街头巷尾的老行当，如同日暮西山的残阳，难以为继，不得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，许多老手艺也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，磨刀匠自然也慢慢淡出了大众的生活。

我向来钟情于怀旧，脑海中始终珍藏着那些老行当的画面，尤其是磨刀匠，在我心中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深深眷恋。“磨剪子嘞，戗菜刀”，那一声声柔韧悠长的吆喝，宛如天籁，时常在我记忆深处悄然回响。

实的硬木墩搬到成型棉絮上，双脚踏上去，轻轻地扭动着腰肢，运用全身力气，转动着笨重的木墩，将棉絮压实压牢，使棉纱和棉线融为一体。花匠边扭边唱：“棉花白，棉线长，做床新絮接新娘；新絮新被暖洋洋，里面一对新鸳鸯……”

有一次，我到铺子里买20斤棉花，请王师傅打两床厚絮，冬天垫床暖和。闲聊之下，他说，这门手艺是从爷爷那辈传下来的，到他这里已经三代了。以前家家户户都用棉絮，生意很是红火。现在，羽绒被、太空被越来越多，棉花的人也少了，铺子里的生意仅能养家糊口。

王师傅的妻子在一旁笑着说：“管它呢，只要还有人需要，咱们就一直干下去。”她的笑容很温暖，像冬日里的太阳。我突然觉得，这“嘤嘤”声里，藏着的不只是棉花的柔软，更是夫妻俩对生活的热爱。他们用自己的双手，传承着一份古老的文化，守护着一份珍贵的记忆。他们对传统技艺的那种坚守和执着，值得人们尊敬。

老巷里的棉花谣

■ 吴梅芳（湖北）

每天下班回家，就会听到附近巷子里传来熟悉的“嘤嘤嘤”声，像一首古老的歌谣，十分动听。拐过弯，弹花铺的门敞开着，夕阳斜斜地照进来，把满屋子的棉絮照得毛茸茸的，像一片温柔的云。

这家弹花铺在这里开了十几年，老板是一对夫妻。男人姓王，总穿着深蓝色的工作服，女人则系着花围裙，两口子话不多，却配合默契，把这门手艺做得有声有色。

他们的工具其实很简单：一张五尺多长的弯弓，被牛筋绳紧紧地绷着，就像一把放大的二胡弓；一个用硬木雕成、状如啤酒瓶的木槌，被打磨得铮铮发亮。在王师傅娴熟的操作下，弯弓和木槌奏出那么优美动听的天

籁之音。

我常常从弹花铺门前路过，看着王师傅把棉花铺在木板上，然后拿起那张巨大的弓，用拨片轻轻一弹，弓弦发出清脆的“嘤嘤嘤”响声，棉花便像雪花一样飞扬起来。女人则跟在后面，用木制的磨盘把棉花压平，动作轻柔又熟练。

记得小时候，弹花匠在乡下走村串户寻活计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每到冬天来临之前，人们都会拿着自家积攒的棉花，请弹花匠弹成一床温暖的棉被。那时候，一床新弹的棉被，不仅是抵御寒冷的工具，更是家庭温暖的象征。

一般来说，谁家请了弹花匠，大概率是要娶媳妇或者嫁姑娘。再穷的家庭，男婚女嫁，也要准备几床新棉絮。弹花匠进门后，在主

家堂屋中间放几条木板凳，上面铺两块洗得黝黑发亮的门板，这就是他们工作的舞台。弹花匠将主家积攒多年的棉花摊在门板上，卷起双袖，左手操弓，右手拿槌，双手并用，紧锣密鼓地弹起来。“嘤嘤嘤……”弹花曲时而如疾马狂奔，激越高亢；时而如月下流泉，舒缓低吟；时而似山峦连绵，起伏跌宕。每一串音节，每一个音符，都营造出一种温馨的氛围，没有昭君出塞的幽怨，没有木兰离家的忧伤。

经过弹花匠反反复复的弹打，被挤压成块块的“生花”变成一束束、一堆堆洁净的“熟花”。花匠用软篾片轻轻拍打熟花，将棉絮整理成型。接着开始铺絮，两人相对而立，配合默契地将转轮上的棉纱快速掐断，均匀地铺在棉絮上。渐渐地，棉纱疏密有致地铺满了棉絮，织成纵横交错的经纬。然后，将一个厚

铁匠老杨

后来我到外地读书去了，也不知老杨在我们村待了多少年。直到1980年，我回到镇上教书，在街道一角听到了久违的打铁声。顺着声寻去，一间简陋的铁匠铺里站着一位熟悉的身影，是老杨！他相貌依旧，只是背比以前弓得厉害。他转身也认出了我，忙停下手中的活计，与我寒暄起来。说到他的手艺，他两眼放光，自信满满，称十里八乡的人都来他这里加工铁器，生意红火。他这话不假，铺子里堆满了用粉笔标注好姓名的成品，便是很好的佐证。不几年，我妻子开了一家工厂，有时机器坏了，需要配个零件什么的，找到老杨，他总是乐意帮忙，并且价格优惠，质量过硬。

之后，我调到城里工作。几十年后回到镇上，发现老杨和他的铁匠铺还在。与他攀谈，问他这一把年纪了，咋还干这一行。他说，自己现在打铁倒不是因为生活困难，主要还是做点事，既有个念想，又能活动活动筋骨，证明自己人老手艺未老。

“老杨，你这手艺，应该好好找个徒弟传下去啊。”我忍不住说道。

他微微摇头，眼神中透着一丝无奈：“现在的年轻人，谁还愿意干这又脏又累的活儿？不过，我也不强求。只要还有人记得这门手艺，记得我这个老铁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我沉默了。老杨的话让我陷入沉思。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，许多传统技艺正逐渐被遗忘，像老杨这样的匠人越来越少。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，传承着古老的技艺，守护着文化的根脉。或许，他们的存在感在现代社会中并不显眼，但他们所坚守的匠心，却是无比珍贵的。

临走时，我买了一把老杨打的小铲子，作为纪念。那铲子虽小，却沉甸甸的，仿佛承载着老杨一生的坚守与执着。我握着它，仿佛能感受到那“叮叮当当”的打铁声在耳边回响。

走出铁匠铺，我回头望去，老杨又开始了他的打铁工作。那熟悉的“叮叮当当”声，在小镇的上空回荡，如同一首古老的歌谣，悠扬而动听。我知道，只要这声音还在，老杨就永远不会老去。

■ 童如珍（江西）

镇上的老杨，虽已是耄耋之年，但耳聪目明，精神矍铄，走起路来轻快稳健。最令人诧异的是，他居然还在从事着他坚守了一辈子的老行当——打铁。

我与他是故交，相识于五十多年前。那时候，他在我们村开了一个铁匠铺，就在我家后屋。每天早晨，躺在床上就能听到后屋传来“叮叮当当”的打铁声。因为离得近，每到晚上，老杨便会到我家来串门。说实话，刚开始，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。他矮小的身材，一双小眼睛藏在深凹的眼眶里，左眼还有点斜视。他那张清瘦黝黑的脸，用“尖嘴猴腮”来形容恰如其分。他年纪不大却显得老成，所以大家管他叫“老杨”。关键是他每次从门外进来时不声不响，就像一只夜游的幽灵，总把我吓一跳。不久，大概他知道我怕他，便改为吹着口哨进门。一看到我，主动过来搭讪，极力露出和善的表情。父亲告诉我，他微微扬起的嘴角，其实是朝我笑呢。

老杨心地善良，待人和气。村民在他那里打锄头、铁耙等农具，不必给现钱，可以赊欠到年底结账。最主要的是他的手艺精湛又娴熟，打出的铁器好使耐用。

匠心

工匠精神并非仅存在于那些宏伟的国家工程中，它更常栖息于街头巷尾那些手艺人手中。他们以最质朴的坚守，诠释着「一生专注一事」的执着。

匠人

■ 清秋（天津）

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我，小时候常看到一位喊着“锡盆儿喽，锡碗儿喽”的师傅来村里“揽活儿”。我家院墙外面有几棵高大的椿树，紧靠着大道，天暖和些，师傅就坐在树下，一面吆喝一面干活。那时节，村子里人家过日子必不可少少的碗或盆要是摔成两半或有了裂纹，绝对舍不得扔掉，将碗儿好好地收起，请师傅将破碗锡成好碗，不多的工钱，比买一只新碗省钱多了。

我就蹲在他的身边，看着木头匣子里的锤、钻、錾子等物件。如果有人拿来一只不知怎么裂了缝的面盆，师傅就悠悠地在腿上铺上一块白布，从匣子里取出钻头，两个膝盖夹住裂了缝的面盆。左手拿半圆的小铁帽扣在钻头的轴上端，右手拉弓子，那弓子的麻绳绕在轴的中间，一推一拉的就像拉胡琴儿。不一会儿，裂缝旁边就出现了一个小洞。把裂缝两边的小洞对称钻好后，师傅看都不用看，直接伸手从匣子里摸出几个大小合适的錾子。那錾子中间宽两头窄，把两头的小钩按在裂缝两边钻出的小眼儿里，用錾子轻轻敲击，将小钩完全钉进盆里，锡子就牢牢地锡在了破裂的地方。以此类推，直到锡完。

看我一直呆呆地看着他，师傅就把锡好的面盆递过来说：“你看看严实不严实。”我不敢伸手摸，只是转着脑袋瞅了一圈，半信半疑地问：“看着严实，可倒上水不会漏吧？”他对着我，实际也是对旁边等着拿回面盆的主顾说：“俺这手艺是祖传的，跟学徒学来的不一样，当师傅的总还对徒弟留一手。这些工具都是俺爹传下来的，咱碗的碗儿锡盆，锡子掉不下来并且严丝合缝，这就叫‘手艺’。手艺没价儿，俺就按锡子收钱，一分钱儿一个。”

感觉这个村子的活儿干得差不多了，师傅就挑起木头匣子，顺着土道向下一个村子走去。站在他的身后望着那背影，年幼的我的心里总会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：似乎不仅仅是佩服，应该是一种敬畏。当阳光瞬间照射到他的身上，师傅仿佛生出了仙风道骨一般。

几年前一个五一假期，陪父亲回了趟老家，看到老院子前面的椿树依然长得生机勃勃，忽然想起了40年前那位锡盆师傅。向堂叔询问后得知，邻村的这位师傅已经70多岁了，儿子虽然也继承了他的手艺，但这年头儿实在是挣不来钱，前几年去大城市打工去了。而在我们这小有名气的他，如今经常参加庙会和政府组织的民间技艺展示等活动，被人们称为“锡匠”。堂叔特别告诉我，这位老人不简单，他还写一首叫《锡盆锡碗》的打油诗：

拉弓钻孔入愁肠，
锡盆锡碗锡大缸。
揽活全凭金钢钻，
残梦复圆甜又香。

听着堂叔的介绍，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位壮实的师傅，挑起木头匣子顺着土道走着，当阳光瞬间照射到他的身上，仿佛生出了仙风道骨一般……

故乡的锡匠

